

天主耶穌基督救世主

卷五十五

646

號十九四二第

報聞

第五十五卷

第四期 目錄

總憲：堂口生活底繁榮	九九
附憲：佛教信徒底歸正	一〇一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一〇二
宗會紀律：信友公共的趨向	一〇五
專載：我靈讚頌吾主	一一一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一一七
雜俎：卍字旗與十字旗	一二〇
小說：小黑人	一二五
公教新聞	一三〇
托求	一三二

寄到寶藏處所

上的○徐家滙男女公進女聖母
 會 耶穌會初學院 洋涇
 浜天主堂 楊樹浦啟明女
 校 文正小學 浦東金家
 巷 蘇州張涇揚州聖心堂
 海門○茅家鎮聖心堂 崇明大公
 所 廣仁院
 徐州○聖心堂 昕昕中學 五段
 天主堂
 蕪湖○聖母院 女修生
 安慶○貴池若瑟修院 光華女
 北平○北堂 萬桑醫院
 中 天神堂東交民巷
 正定○仁慈堂
 穀城○安多尼修院 孤兒院 修
 洪洞○馬牧女公進 柏樹莊
 道院 韓羅堰 堯店 下峪
 橋西 橋北
 蒲圻○城廂天主堂 關家原
 步亭公進
 汕頭○揭陽
 衡陽○聖心修院
 介紹一往訓萬民一
 安慶教區蕭傑一司鐸所編之第二
 集一往訓萬民一，已於本年元月
 出版，今蒙蕭公惠贈一冊，本館
 除道謝外，特為登報介紹，凡講
 道司鐸或宣講員，對於每主日聖
 經想得一精確豐富之資料者，不
 可不備此書。

聖 心 寶 藏

虔望彌撒	四六·七五二
實領聖體	三九·八一
恭拜聖體	五三·七四四
神領聖體	三六·六八二
早夜課等	一二三·七七〇
敬拜苦路	二四·四一六
誦玫瑰經	一〇九·〇八四
公私省察	三四·五一六
勝己首惡	一八·七五三
舉行聖時	一〇·四四三
傳揚聖心	四九·一五四
救靈工夫	五七·六一〇
神形哀矜	四三·二一六
苦身克己	五七·八四一
忍耐冤苦	三六·四四二
善盡本分	八七·四一〇
善守罷工	二六·七八八
看聽聖書	六七·一三二
拯救煉靈	四一·二五三
為臨終者	四三·一四六
總計一	〇〇七·九六三



祈禱總意

堂口生活底繁榮

江秋

一九四十年，三月十八日，教廷國務卿，馬利奧納氏，在致耶穌會總長，通知他教皇批准次年祈禱宗會總附意的公函里說：「提出有特殊關係的堂口生活來供教友們的考慮，這是最使聖父引為滿意的：爲了教友生活的滋長，全靠堂口生活的繁榮。」

那麼，我們祈禱會友，對於這教皇另眼看待的總意，當怎樣熱烈地予以擁護呢？

這個問題，實在是個切膚問題。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四日，教皇本篤十五世，寫信給法國田仲主教，郎特里安氏說：「你最近頒佈的牧函，闡發關於堂口生活的種種；竊以爲你難能找到一個比較更重要的問

題。從前的良好習慣，使堂口生活，秩秩有序，欣欣享榮，像家庭生活一樣。但從這個習慣失傳以來，在許多地方，甚至牧者幾認不得自己的羊群，羊群幾聽不到牧者的聲音。我們急當回到原處，重整我們的堂口，使教民一心一靈，赤子一般地，敬愛自己的本堂神父，服從他的指揮。」

念了這段文字，我們定要說：關於堂口生活的問題，本篤十五世的見解，和當今教皇的見解，可不是異口同聲，先後遙遙相對的嗎？

我的堂口是什麼？

幾百家草房瓦屋組織成的一個村莊，煙囪叢里，高高地站着一座鐘塔；這是我的堂口的鐘塔。

它的黑影，彷彿常提醒我說：想天主吧，躍出紅塵吧！希望齷齪世界上，富於誘惑性的南腔北調，不能阻止你傾聽祈禱的鐘聲。在你性命的園地裏，不差，你當爲你的肉軀掙扎，但更當爲你的靈魂努力。

我的堂口，在我性命史里，有它相當的位置嗎？在我的堂口里，我領受聖洗，開始做天主的兒子。在我的堂口里，我從主教手裏領堅振，做基多的勇兵。在我的堂口裏，幾時犯了大罪，在老實告解，

真心痛悔以後，我恢復天主的寵愛。在我的堂口裏，我聽到爲恭敬天主，救自己靈魂的種種寶訓。在我的堂口裏，我將因婚配聖事，和一個厄娃的女兒，在祭台前，相訂白首之盟。在我的堂口裏，百年之後的我，埋入黃泉之前，將在貼着白十字的黑布下，受我親友們的追悼。

愛我的堂口吧！進我的堂口吧！在那兒，好好祈禱，朝拜吾主，虔望彌撒，恭領聖體吧！

堂口生活是什麼？既然生活就是內在的動作，那末，堂口生活，就是堂口的種種內在動作。

有幾隻堂口，你進到它們的天主堂裏去，碎脫的玻璃窗，裂縫塗污的牆壁，剝落的平頂，蹣腳的跪凳，竟是一片亂雜無章的灰塵世界。

有幾隻堂口，假如逢着主日，你到它們的堂裏去瞻禮，女教友的數目，或能相當使你滿意；但是男教友的數目，實在寥若晨星；一若天主的十誡，聖教會的四規，只爲女人們定的。念起經來，破句連篇，參差不齊。領拜苦路的人們，往往是兩個隨口瞎唱的三尺童子。

這類的堂口，我不說它們不生活，不過我感覺它

們的生活，太麻木，太冷淡。

東海縣的一隻角落裏，有個地方，叫柳帶汪。在那邊，十字真光，爲了歷任傳教士的努力，雖已照耀了二十餘年，但還沒有什麼正式的公教機關。當我乘鐸竹墩的第二年，該地的教友，一再要求我爲他們蓋幾間草房：平日當作校舍，臨時權充小堂。我有條件地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在本堂神父和教友應當通力合作的原則下，我提出了兩個條件：一，當地教友該自力搬運青磚木料；二，草房四周的泥牆，也該由當地教友自力建築。結果，非常圓滿。記得青磚木料是從竹墩分三批運去的；頭上兩批，來了十條牛，五輛大車，最後一批，來了八條牛，四輛大車。當時竹墩天主堂的小庭院裏，軋軋的車聲，嘩嘩的牛叫，嘈雜的人語，去後打掃的工作，情形真空前的熱烈歡喜。至於泥牆，則由各家抽丁築成的。這類的的生活，希望在各堂口多能發現。

七七事變以來，毀於礮火下的聖堂，到處可以看見。當這勝利年的曙光裏，教友就當在本堂神父的指揮下，決定所以修葺或重建的計劃。出力哪，出錢哪，各當盡其所能，務使聖心的宮殿，及早恢復原狀。

祈禱附意

佛教信徒底歸正

印度國是佛教底發祥之地；該國的人民，大概信仰這個教；因而它的勢力，非常地大。

現在的錫蘭，暹羅，緬甸，安南，中國，日本，都是盛行佛教的國家。加之僧侶及信徒中，不少熱心有職之士，努力著述，從事宣傳，於是佛教的道理，更暢行於四方。總計現有佛教徒一萬八千萬。

晚近該教鑒於基多教的廣傳，就組織各種機關，採取基多教的作風，創辦學校，設立孤兒院，努力於慈善教育等事業。這樣一來，它的衰衰的勢力，又逐漸活躍起來了。

諸位祈禱會友，在我們的四周，隨時隨地可遇到信仰佛教的人。在我們的親友中，也有不少是佛教徒。我們當如何利用各種機會，勸導他們，給他們講解真教的道理，使他們潛移默化，棄邪歸正呢？

(續第二一〇頁)

歷代人類最合一的時候，就是教友生活最發達的時候。

托跡撒哈拉沙漠裏的一個基多的忠實弟子，富高神父 P. de Foucaud 滿望樹立一個合一中心，收集各方的浪蕩，送於耶穌。他寫道：「我願衆人：基多徒，回子，猶太人，偶像教的信徒，都看我如他們的弟兄。他們開始以「博愛」叫我的草廬。這爲我何等甜蜜呢？」

相反，那些以利爲主的各種會社，有什麼牢氣味呢！歷史載嘉祿更 Charles-Quint 進隱院後，眼中修鐘表以自娛。在難於弄得兩鐘同一快慢的問題前，他才懂得嗜昔協和萬民的迷夢。不得和平之王，得不到和平。

國際的衝突，的戰爭，不必去講，一國之內，幾多對立，幾多爭權奪利的黨派哪！亞伯爾的血，濺在那人身上？山崗的髮，落在那人手裏？這個世界，真是個仇恨世界，可不浩嘆！



敬禮聖心十二職務默想

第七職務：補辱

魯意譯

受難日的傍晚，加爾瓦里山頂上還染着鮮紅的血跡；痛苦之母領了諸位聖婦，走到十字架下，收藏至尊犧牲的屍身。她們把帶來的香油，塗在耶穌青紫的傷痕上，眼淚斷珠似的向下直滾，滴入油中。

噢耶穌，求你賜我深深懂明補辱善工如何中悅你的聖心，好叫我自今以後，勇敢實行。

該行補辱善工

天主渴願拯救衆人的靈魂，又因了我們的祈求，更不斷加施聖寵。可是，天地間有一層重大的障礙物，阻擋他的恩澤。這障礙物，就是全人類的罪惡。它們的數目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就如大海洋裏的潮

浪，愈漲愈高，遮隔天主的仁慈。

果然，世界上有不少的義人聯合祈禱；他們的哀號結合在聖子耶穌的轉求聲中，不停地呼籲天主的仁慈，懇求他廣施聖寵。但是罪惡的呼聲，仇恨，凌辱，咒罵天主的怪叫，日夜不斷地，反對天主，反對義人，反對公教會。

隨時隨地，有人蔑視，否認天主的全能，故意違犯造物真主規定的律法，輕慢他的無限尊威。隨時隨地，在仁愛聖事中的耶穌遭到侮辱；多少沒有心肝的人拋棄他的聖寵，褻瀆他的心身！

謀反侮辱的呼喊，仇恨驕傲喪失廉恥的怪叫，總之罪惡的聲浪，一天比一天的高，在天主台前告發人類，催促天主降罰日益違命的人類。

無疑地，我們該壓倒這種聲浪，消除這層障礙。何況天主已拿方法放在我們手中；這方法就是補辱善工。原來聖教會上下相通功，全體人類又有聯帶的關係，所以天主肯收納義人們的祈禱，痛苦，善工，賠補惡人們的罪逆。

爲此補辱敬禮的第一要務是消除惡人們的罪逆，賠償天主的公義。這件善工是天主自己要的，他肯在

公義的天秤上，用義人們流的淚，念的經，來抵消惡人們作的孽。

可憐呀！我自己罪惡深重，需要補辱，怎樣賠償別人的過失呢？陳債滿身，怎加得上新債呢？本人得罪了人，怎能替人求情呢？

耶穌，但我知道補辱善工是你許我做的，也是你要我做的。你既然承擔了我的一切罪逆，我就把以前所犯種種過惡交卸於你。唉，我從心中深深痛悔惱恨它們，并願直到死加倍熱愛你，賠補你的凌辱。

世上不是再有無數惹你傷心不想悔改的惡人嗎？我眼見你爲他們祈求，流淚，捨生，他們偏不肯看你一眼，或說句好話爲減輕你心頭的苦。耶穌呀！我敢前來，做他們不願做的，獻你所渴望着的：我要多熱心，多愛慕你了，我也盼望能爲你吃些苦，結合在你的痛苦之中。這樣，你的聖心在無限苦楚之中，至少能尋到些微的安慰。

該每日行補辱善工

愛慕一個人，便盼望他得到好處，你的友人遭到了不幸，你便會同他格外親熱，補償他的損失，可是補辱人罪，是敬禮聖心自然產生出來的一件善工。

愛慕了耶穌，我們就渴望爲他出力。要拿世人與我們的罪惡，盡數消除。巴不得竭盡心力，爲耶穌效勞犧牲，賠補世人的胆怯懦弱。

既然世人與我們天天犯不少的罪，那末我們也該每日做補辱善工。

經驗告訴我們：幾時我們心心念念只想幹一浩大的犧牲，反把眼前小克己小祭獻的好機會忽畧錯過。我們想爲天主流血致命，好是好的，天主却要我們爲他生存。爲天主而生活，並不容易呀！因它比致命更長久，更難堪，且比致命更有光彩。

祭獻克己之中，首先該做的，是在日常工作時，肯犧牲一己的自由和希望，的確我們的日常生活是慘淡乏味的，可是用了我們犧牲的熱誠和奮鬥的精神，能把它裝飾成爲美麗的。

所以我們不要只想明天爲天主犧牲一切，因爲如此反拿當日的戰爭忘去；天天忘去應做的工作，就養成我們疏忽的惡習；一旦幻想的機會臨頭，却沒有勇氣去應付了。爲此每天要接受，每天要有的小苦楚，切不要等待明日。再者爲鼓勵我們前進的心火，該想每天有許多人仇恨天主，盡力打倒天主；那末我們真

心愛主的，倒可不每日行補辱善工嗎？

該補償耶穌在聖體內受的凌辱

聖女瑪加利大一說起補辱善工，就叮囑我們加倍熱愛聖體，因為這是吾主耶穌親自向他說的：「你的心是我造的，我現在降來，要你用愛情來賠補我在聖體聖事中受到的凌辱。」想到了吾主天天在愛情聖事中所受的種種凌辱，我們當設法子以賠補。

何況褻瀆侮辱基多的不單是惡人，再有一般已經奉獻自己的靈魂呢！他們的輕慢冷淡，叫聖體聖事中的耶穌感到極大的痛苦。他曾屢次向聖女說他在聖龕中受到的痛苦，不只因了惡人們的褻瀆罪逆，但也因了許多已經獻給他的靈魂，不知恩，不前進，不熱心的緣故。

一次，他向聖女嘆道：「看呀，罪人們把我弄到這樣可憐的境况，難道真的沒有一個人肯憐憫我，與我同苦嗎？」另一次，他捧了傷痕的聖心向聖女說：「這些傷處，都是我特選的百姓刺的，別人只敲我的身，他們却刺我的心到底我是常常愛慕他們的呀！」

某次顯供聖體時，他又因人們蔑視輕忽他的愛情而哀歎，繼又向聖女說：「至少你該安慰我，盡你所

能的賠補他們的不知恩。」

末了，在那次最值得紀念的大啓示時，耶穌捧着一個傷裂的心，四週有茨圈，中有長鎗刺的傷痕，血已流盡，說道：「看看！這個心何等愛人！為發顯它的感情，他把自己全全消磨了！無奈人們沒有良心，另外在這愛情的聖事中輕慢我，凌辱我，冷看我……所以我願意在聖體瞻禮後八日第一個瞻禮六上，立定一個瞻禮，格外恭敬我聖心，領聖體，為賠補我在聖體顯供時所受的種種凌辱。」

可敬聖心，我主，我救世主，看了你在聖體聖事中以前與現今天天受到的種種侮慢，我心感到非常痛苦；現在來到你前，要行補辱善工。巴不得我獻的敬禮，能够賠補一些你受到的凌辱。我渴願用我的熱淚洗滌人們的失敬褻聖……主呀！因你無限仁慈，求你寬恕一般異端教人與不良教友的罪惡吧！也求你赦免我這大罪人吧！請你記憶你的聖心背負了我的罪惡，曾憂悶到死！你的血不是白流的，你的苦不是白白的呀！再求你賜我一個慘悔謙下，淨潔無玷的心，一個肯爲你的光榮犧牲的心，一個充滿着愛火的心吧！我現在定志以後，在聖堂中要端正，再要多拜聖體。



信友共同的趨向

吳應楓譯

衆爲衆工作

衆信友的聯合，不是一種靜的團結，但是一種活人的活團結；衆肢體間，靠聖神的鼓吹，不停地生出永久的維繫，來往，關係。衆信友的聯合，是個信友合作社。

個人的幸福，就是公共的幸福。假使你求神益，務以建設聖教爲念，俾得日臻完善。

天主照他上智的亨毒，基多的思量，散播學問，聖德，神火於下世，使基多妙身，日形發達。換言之，爲團體的利益，使人羣和基多領袖的結合，更加縝密。

「希望各份子，互相提携，各依超性動力，埋頭

聚會紀律

信友共同的趨向

苦幹；能這樣，則全體的超性性命，將圓滿發達。」

各有不同的優點，或爲先知，或爲領袖，或爲博士，或爲訓導師，或爲募化能手，或爲慈善家。一身之上，爲全身的益處，衆肢體各有專職。我們常當記着：「在基多，我們組成一身，彼此有肢體的關係。」

基多的肢體間，當有善氣迎人的態度，聰明活潑的熱忱，見義勇爲的決心。與樂者同樂，與憂者同憂；彼此一心一意。保祿說：「在可能範圍內，盡你所能，與衆和平。」又說：「若你的仇人餓，給他吃；若他渴，給他喝。」他如同你一般，是基多的肢體。

這樣，照諸聖相通功的道理，要求天主三位一體的定律，也要求聖教會各不同的肢體，合爲一身；各信友，活同一的性命，繫同一的鎖鏈。

祈禱的合一

「天主兒子的腦海裏，最當祛逐絕遠者，無有過於孤立的觀念。人家能說，孤立非信友語，因爲一個真實基多徒，從不單獨。」

他在祈禱裏，總不單獨。假使他明瞭基多所訓的

祈禱的真義，他一定知道他是一個團體的份子。假使他用基多所教的禱文去求天主，他一定不說，我的父親，到底我們的父親。這多數的我們的，立即提醒他：他的四周，還有他的弟兄們，他不過是基多社會裏的一小份，基多大殿上的一塊小石。爲此就在他的祈禱裏，尤其是在他的祈禱裏，他不能抱個閉關主義。

安特 Endes 詮釋愛德誦，論我全心愛爾……說：「說全心，當知包括耶穌的心，童貞聖母的心，上天下地，諸天神聖人的心。諸神聖，因衆心的合一，和耶穌聖母，只有一個心……」

「說全靈，當知包括耶穌的靈魂，童貞聖母的靈魂，上天下地，諸天神聖人的靈魂。上述的衆靈魂，因愛德的合一，只成一個靈魂。這個靈魂是我們的，這個靈魂，我們當用來愛慕那賦我神靈之主。」

這樣，他祈禱，他同衆祈禱，他爲衆祈禱，他爲普世祈禱。

格辣義神父 P. Granier 是東方的有名傳教士。幼時，他常愛和他兄弟同禱，他們小兄弟兩人，只有一個心，一串念珠；各人執着一端，合念亞物。

這可不是一心一靈的動心象徵嗎？若耶穌居於因他名字祈禱的人們中，他當怎樣居於這兩弟兄中間呢？

這個聖父的子女結合，邀請衆人，熱忱參加公衆的祈禱，聖教的禮儀；照周年瞻禮程序，虔行各種敬禮；深究聖教諸禮儀的精義價值，做一個好教友。這些，都是直接的結果。

爲此，教友當按時出席本堂口的典禮，注意本堂口的事業，參加本堂口的活動。堂口實在是聖教會的一小區，所以使領過洗禮的人，易於活個公共的超性命。愛護我們的堂口，愛護我們的本堂神父吧！但是切勿誤會：聖教會是至公的，所以做個好教友，並不叫你單認識愛戴你的堂口；到底，由近及遠，也當認識愛戴，聖教會各機關，整個的聖教會。我雖是某縣，某省的人，但我仍當愛國。你不可爲了一株樹，抹殺森林。在這個問題上，狹窄的見解，最易迷人。我們當知：這裏的指定，不帶排除的色彩；分割，不帶限止的色彩；採納，不帶拒絕的色彩。人的心是很狹小的。信友的心當是宏大的；誰能貫徹公教的公字，誰是最好的本堂教友。

公同祈禱，與私獨祈禱，並非若冰炭之不相投。公同祈禱，不需要多人形骸的聯合，一人私室裏的祈禱，很能是公同的祈禱，與衆舉行的祈禱，也能是偏僻的祈禱。私獨的祈禱，和偏僻的祈禱，意義不同。私獨的祈禱，能是廣闊的，充滿神火的，和世界同大的。偏僻的祈禱，是狹窄的，有限的，絕無所謂「天下爲公」「無遠弗屆」的氣味。

真祈禱，是多數式的祈禱；在天我等父者；主，我等求爾；爲我等祈；矜憐我等。

推究這「在天我等父者」，多數式的祈禱的人，可以看到私人的利益圈外，可以發現信衆的需要，可以鼓起不以獨善其身爲足，而以兼善他人爲念的情緒。他還嫌天主經裏我等大袍下的羣衆，現在不夠，他直要把迷途的亡羊，棄家的蕩子，一併引入。

那自以爲熱心，單爲「己」祈禱，不管兄弟們死活，看聖父如專利品，向天主作無謂的要求，只望雞肋之賜的靈魂，實在不懂得「我等」的精義。

又那自信真切愛主，而雅不欲聞公教世界消長的教友，也不明「我等」的真諦，你給他說：某處創辦了一種雜誌，某處設立了一個通信社，都以宣傳全球

公教消息爲使命；某書某刊義論精密，大有一讀之價值。他呢，或搖頭不顧，或將對你說：我有我的日報，日報上的消息，已滿坑滿谷，無用它求。當知日報上所載的，除非這是純粹的公教報紙，對於公教的性命，每畧而不詳，隨筆帶過。

到底，一個真實的基多徒，看到一幅世界地圖，或一幅歐洲地圖，在目下，可以找到幾多的可喜可悲的景象呢！這邊希望無窮，那邊悲劇空前。天主神國穿越一切，天主上智亨毒一切。公教會在某國慘遭屠殺，在某國正頂紅運。這些事件，至少當與棉市法郎的升降問題，同樣引起注意。我說同樣，因爲人當吃麵包活命；我說至少同樣，因爲在天聖父的光榮，比形糧更可貴。

若可能的話，爲培養教友性命，我們爲什麼只把現代的公教生活狀況，而不拿過去的公教生活狀況——聖教史——去引起教友的興趣呢！爲什麼，許多教友不以做教友爲榮呢？理由有兩個：一，因爲他們不識聖洗的龍庫，他們靈魂的超性命。二，因爲他們不識列祖列宗的豐功偉烈，聖教慈母的美麗，魯異魏耀 Louis Venillot 的案頭，常放着一卷聖教史，或者怪

而問之，他答道：「這是我母親的傳。」他真澈底明白「我等」的意義。

動作的合一

認識基多妙身的發展，這好；扶助它的發展，更好。或者想到信友勢力的渙散，怎麼能不祝多些團結，多些協和呢？怎麼能不恨破壞合作的一種個人主義呢？相見，相商，集精，會神，本非難事；到底人家愛獨角戲，雖事關公益，也不介意。工作者不識聯絡，各人佔着一個小堡，不肯放棄，對於他人的工作，或掩目不視，或視以白眼。

一七世紀時，天主用瑪利亞盧騷 Marie Rousseau 把生活行動的準則，通知奧禮愛·M. Olier 一次她寫信給蘇比司會祖，論傳教士間的衝突說：「唉，天主！堂口修會，互相攻擊，只知表揚自己權利，不識為他人服務，這樣的堂口修會，當如何得罪天主子呢！」她又切望他們彼此及早接近，毋藐視，毋嫉妬。

實在，一七世紀以來，這點上，已獲得相當成績，且還蒸蒸日上。心胸不廣闊，可以妨害教務。

同一組織裏，也每廣樹門戶，各據一隅，不通聲氣。看來一個宣講師向聽衆說幾句話，為他的弟兄們的刊物，做點宣傳，是件反掌之事。不，演講者管演講，寫作者管寫作，中間一條鴻溝；兩項目的相同的工作，竟不得交點；可憐大家各自為生，抱定爾為爾，我為我的主義，絕不知爾為我裏有爾為爾，我為爾裏，有我為我的妙理。

假使我教會裏，各工作人員，有闊大的心胸，深遠的識見，能認識愛護各種的救靈方式，能相時度勢，用靈敏的手腕，最經濟的辦法，求最豐富，最優美的成績；則他們的勢力當怎樣「鸞飛戾天」呢？

晚近的教難，信友的不能同舟共濟，自然當負一部份的責任，我們當力度改進。

我人不但對於同一面積上的兄弟，視若無睹，就是對於不同面積上的長幼，也絕不介意。

各人垂着頭獨掃門前的雪，他人的閱歷，不識利用。後生浪費光陰，披荆斬棘，不屑走前人已造的大道。各人的學識才能，只供各人的需要，而不知有時，大可供人的需要！

年長者每予智自雄，故步自封，不懂少年心理，

板起一副老爺面孔，絕無商量的餘地。若年長者，對於後生，肯表示同情，諒解，信任，再予以一臂之助，則美滿的結果，可拭目而待。冷笑，裝聾，甚而斷絕接濟，不信任閱歷較淺的人，這些毛病，在做長上者，都當痛改，盡力鼓勵後生。當改正時，予以改正，而不使其敗興；懇談實行的圓滿步驟，常提携，常贊助，總不倒，這是做長上者，應有的態度。

「懷才不遇，」這句話表示，隱藏着的奇才，找不到所以發展的機會。許多蓋世功業的得成，全靠困難時，得了一個熱心有識者的贊助。

攻擊合一的槍箭，指不勝屈。試看若干人士的最大缺點：他們對於弟兄們的事業，不出手一種肅殺之氣。批評，梗阻，破壞，是他們不離手的武器。一種稍微新異的公教事業，他們必來毀謗；一種和他們不同的智力表示，他們就以爲不值一文。一種本來無可無不可，聖教會任人自由皈依的學說詮解，稍脫他們的呆板性，他們就要給你一個有什麼嫌疑，帶什麼危險性，近乎異端的警告。

打着正道正史的旗號，或者在某修會的會典裏，縱橫搜索；或者重新燃起久已息滅的爭端；或者掘起

死人，而加以鞭撻。

一如聖機的外敵尙少，蕭牆之內，宜起搗亂；堅持：害羣之馬，當予驅逐，或嚴加懲斥，到底我問：你執什麼名義，可以信口雌黃，把一個久享盛名的神學權威，予以殄滅；把一個逆你意的社會運動，判以死刑呢！請你偃武修文，於建設上，多努力吧！天主的子女，享有聖的自由，且有其訓導的機關，你可不必煩心。一個行將騰空的氣球，最後一分鐘，忽發現人家穿了一個洞，你想可惜不可惜。德孟 De Mun 自認：「我一生，常受好友的磨難。」某個聖教的敵人說：「爲公教信友服務，是件不出息的事；爲他們出力，當有一個真正超性的克己。」

我們信友做事，接近點，點點當求；抵觸點，半點要去，發現了一個創舉，當從好的一方面着相，切勿先懷成見，輕易敵視。

自然無意識地，隨聲附和，也是不對的。

假使觀念不純正的，草上之露，陽光一曬，就要消滅的；你可不必過於操心。假使事業是有希望的，美麗的蓓蕾上，你下毒手，你將永染血腥。一毋殺！一你將負有重大的責任。

若干信友雖有轟轟烈烈的氣概，但仍不失冷靜的頭腦，純正的道統。對於人們多瞭解，鼓勵，接納，誠懇之言。可惜這樣的人，寥若晨星。

爲什麼人家每能自問：「是不是一條盲目的法律，使惡業在他們的暴行裏，猶如一人，好人們則從不知互相團結。」

黑暗子比光明子，是否更富於犧牲精神？仇恨比愛情，是否更富於團結性？「你看他們怎樣相愛！」是否當改作，你看他們怎樣相恨。雷斯樞機 De Rosa 的下面幾句話：「攻斥仇敵，並不難，和友好居，斯是難。一真不差。」

若望經十七章，表示吾主，翻來覆去，怎樣重視信友間的團結。「望他們合一，如我們爲一。」「望他們合一，望他們在我們合一！」「望他們合一，如我們爲一！」「望他們合一！」耶穌快要死了，快要結舌不談了，這是他最後的話。永別的當兒，一句話，說了好幾次，把他的腹心，澈底披露。基多的靈魂，沈浸在他的遺囑裏。

到底爲了什麼，耶穌這樣諄諄地，反覆叮嚀呢？可不是因爲團結，爲人是件難事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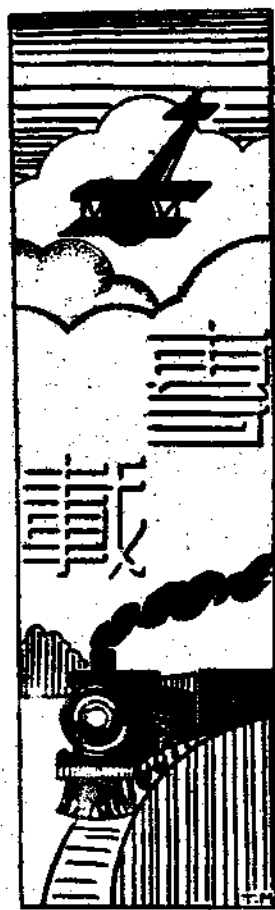
是的，搖籃裏的小孩子伸着兩手，嚶嚶求愛。轉瞬稍長，和別的孩童往來，不久就可看見接觸抵觸接踵而至。拳打腳踢，一場暴風雨，就可鬧得不亦樂乎！這嫉妬劣根性的表示，有時甚出以茹達斯的接吻。還需別的證據嗎？到處是壁，到處是柵，到處是寨。一切鎖着，一切關着。人人猜忌着，心心緊閉着。衆人有心，不知愛者佔大半。

一個小孩，問他的媽說：「爲什麼，吾主說：你們要彼此相愛，人家却終日相鬥呢？」

因爲人是又能愛，又能恨的人。遇到困難，人才求助於人。遇到風波，每有什麼神聖的同盟發生。別的時候，竟無團結可言。人心生得太小，不得持久地愛；若故意把他收縮起來，更不得了。

吾主「合一」的聖訓，自始至今，在聖教會裏，常倍加重視。若望經裏，還有下面幾句話：「你們是我的門徒，証在你們，若能實心相愛。」聖教初期的信友，「幾個局部的爭端除外，」都能遵行這個教訓。他們的團結精神，使教外人稱奇納罕。一人爲人是隻狼，一看到這樣的一團和氣，教外人怎樣能懂呢！

（續見一〇一頁）



我靈讚頌吾主

張孝松譯

時間：上次世界大戰。

本章人物：

琪爾達：一個快要上前線去抗敵的法國青年。

安娜：琪爾達的堂妹，她很愛琪爾達，心想嫁給琪爾

達，她買了一件漂亮的禮裙，想在聖誕禮禮送了彌

撒後，穿了給琪爾達看。

安蘿堤：琪爾達的妹妹。

四 天鵝絨禮裙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早上，太陽血噴噴的升起了。夜上落過一時的雨，葦葦的小草，槎藎的短枝，葡萄樹底枝端，都掛着粒粒晶瑩的水珠。黑影清晰地橫在赤露着的地面上。風沒有了氣息。海微微

地起着縐紋。皮利哀底漁家已把油布帽束了懸在船篷下，打算在聖誕日一有了興趣，上海裏去打漁。

琪爾達跟他弟弟安琪喂了畜牲之後，就到房裏去打扮。在他枕被雜亂的床上，放着他一色全套的衣裳，衣裳是打幕齊拉時裝公司裏買來的，而且買了還不滿兩個年頭。九點半沒有到，他已打扮整齊，頭上戴了一頂氈帽，穿過大廳，跳到馬車上。過了十分鐘，母親也上了車。她圍着短裙，胖胖的身子，一古腦的坐在女兒安蘿堤的左面。安娜比往常打扮得慢，還沒有出來。琪爾達待得不耐煩，一手拉着韁繩，一手把鞭子虎虎的抽了幾下，又從背心袋裏拿出掛錶，看了一眼喊道：「安娜，只缺你一個，我們都上車了！」

門口還沒有影子，他就把車子開到廳前石階下。蜷曲了身子，看廳裏安娜可打扮好了沒有。

頭才低下，就立刻直起來：她出來了。

他道：「呀！安娜，你披着氈衣好看多了。」

安蘿堤早知道了，「禮裙」的一回事，聽了哥哥底話，在後面吃吃的笑起來。安娜站在門口，全身裹在一件很重的黑氈衣裏，好像布勒塔尼省穿孝的農家

瓣。這件藍衣是聖琪爾達·特·慮意 St. Gilda de Rhys 一個姊妹送給她的。在藍衣上，她又縫了三粒鈕扣：一粒在腳背上，一粒在當中，一粒在領下；這樣，裏面的衣服連角也不露出一只。

「快，好上車了！」

她嫵媚地攀到車上，帶着一股皇后腔，緩緩地坐在琪爾達身邊，把藍衣朝前拉了一把。

「走！茵茵！」

茵茵縱然拉了一夜車，却還是精神飽滿，把車子拉出了院庭，循着荒地的小路朝前走。荒地上，有石塊，有野草，它有力無用處。安娜坐得筆直，不說一句話，兩只手捧着彌撒經，擱在腳膝上。一會兒，車子轉了灣，滾出了荒地，滾到大路上，茵茵放大了脚步，琪爾達回過頭，望了安娜一眼。她懷着一肚子秘密，嬌然地笑了。他便開口道：「剛才你扣藍衣鈕子的時候，我瞧見你裏面一片鮮紅，什麼東西？」

「琪爾達，彌撒後，您自會看清楚。」

「跟別人一樣嗎？」

「一樣。」

「那麼你打扮這樣好看，不是只給我一個人看

了？」

她微微地回過了頭，脈脈含情地朝他望了一望，面上浮着笑影，好像說：「您明白的，我是打扮了只爲您一個人。我花了許多錢，是巴望我安娜底影子，深深鐫刻在您心板上，再叫您帶到前線去。我愛的人，只有您一個。」

琪爾達都懂得。他朝了她的氈帽和蠕曲的頭髮噉了一噉嘴：「還不僅你一件衣服好看呢，我看您很高興。」

「高興？琪爾達，只一半！」

「有什麼難過，今天是聖誕瞻禮。」

「是的，到底也是跟您分手的前夕。」

他倆不說下去。氣氛水樣的軟，遠遠地浮着夢幻：幕齊拉底新稻堆積于路旁。

幕齊拉是座山城，馬車停在山脚下。茵茵裹了羊毛毯，拴在一家客寓底馬廐裏，客寓面前橫着一條從南得 Nantes 到槐納的公路。他們幾個朝了保六鎮 Boury-Poul 上去。頂頂上，一堆古老的屋脊上，矗起着一座龍鐘的聖堂。他們沿了大市場，走了十分鐘，再到了一座小市場；那兒，一到下午，山上的牆

壁影，鐘塔影，一古腦的壓在它身上。安娜穿着一雙新高跟鞋，所以嫵媚地走不快；到底，爲了怕望不到彌撒，她放出了吃奶力，盡其所能的搬動脚步，藍衣遮沒了那身漂亮的衣服，走到玫瑰旅館面前，一陣風掀開了她藍衣的下角，一個幕齊拉姑娘瞥見了安娜裏面鮮紅的襖裙，回頭跟她兩個朋友道：「來看標緻姑娘！她穿了新衣裳不讓人開開眼，留了回來時候給她情人看。」說着，她們三個在這隊陣容零落的母親，安娜，和安基堤背後笑將起來。琪爾達一下車早一個人走了，他到堂裏彌撒才上台，到她們進堂，神父已念完了新經；她們跪在左面堂裏，琪爾達跪在右面堂耳朵裏。

堂裏擠滿了人，甬道兩面攢動着戴氈帽的人頭。祭台裝飾得富麗堂皇，抑揚的歌聲，乘講道理神父沒有上祭台的當兒，一再的重復着牧童曲：

神重已下降，

吹你們的笛，弄你們的笙

孩子們心花怒放，頻頻地細嚼着歌辭；大人們沉想着降生的救主；有幾個，瞅着聖體龕子，默默地奏着愛情的心曲。

神父上了講台，先靜了一回。他是打槐納來的，大概還是一位入會的司鐸，年紀約莫有五十多歲，精神矍鑠，態度端莊。他飽經風雨，足跡踏遍全法國，在上中下三等入前。他發表過演辭；形形式式人底靈魂，他都明白。他受慣了忘恩負義人底奚落，聽慣了罪人真心的告解、見慣了懺悔人的重入迷途，對於這多少人，因了他服侍的上主，和修身飭躬的聖賢，他都寄以摯誠的希望。只要看他一副模樣兒，就能知道這位饒勇的鬥士，決不是恐嚇，收買，巧語，謊話，諂諛，這些人間的小把戲所能打倒他的。他是所向無敵的一位長勝將軍，他臉上掛着從艱苦又快樂的戰鬥中帶來的傷疤。他開口講了。

他不愛滿口掉文，辭句不求花妙，只求簡易達意，他把我們的犧牲，同自天上降取人形，受苦辱，死釘十字架，拯救全人類的天主聖子底愛情，作了一個綜合的比較。

「他抹除了天主和人中間這樣天壤的距離，遺棄了這樣的天福，接受了人類這樣的罪惡，而所到手的酬報，却又是那榆和屈辱；這樣的事件，在千古後今的人類史上，僅有這麼的一頁。你們有聖召去步武他

踪跡的，或是後來也要蒙召的，請每一個細細想想吧。我們現在正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的家庭是破碎了，像過去這般團聚一堂，融融洩洩的樂趣，如今是嘗不到了。多少穿孝的人要算也無從着手，就是國家死亡調查表裏，漏去的必不在少數。父子親友，風流雲散，就是活着的，誰敢保證他們的性命？有許多是死了，不錯，到底誰不是這樣說：他們精神千古長存？他們在我們的記憶記念裏常是活着？爲了法國，我們念了許多經，而萬惡的魔鬼，關伺間隙，打算消滅她的文化，因爲她文化的水準，直到如今，常駕乎四海鄰國之上。在這個洪荒的世界，她崛起着，她支配一切，她統治一切，她是虔敬天主的國家，她是首屈一指的強國，她是弱小民族底衛星，她是國際和平的保障；黑暗的惡勢力，知道她要阻撓它的工作，於是起來想傾覆她，並還煽動嫉妒的民族，狼狽爲奸，聯合了一同攻擊她。如今她還在受苦，魔鬼還在她國土中勾引她的人民叫他們離貳。我們身揣二敵，……求吧！」

琪爾達坐在右面堂耳朵裏，他回轉了頭，朝了聖堂正廳裏看望，有幾時，在許多幌動的氈帽中，他瞧

見了安娜穆肅的臉孔。幾時神父說起有許多人後來打好仗回來，也許要變一個樣子換一個心的時候，琪爾達朝安娜漂了一眼。她却沒有知道琪爾達在看她。他想到：「她多愛我啲！她披露肝胆的待我，她不怕別的，只怕我死。」

神父接下去講本堂會口的男教友，爲國捐去了性命，又稱讚女教友代丈夫治理家庭，並又勸導孩子們幫同母親做活，一面準備犧牲一切跟從天主的聖召，一面準備爲國犧牲自己的性命。在歷史上，孩子拯救法國的史跡，不止一次。接下，神父道：「我們遭此浩劫，到日後和平的光芒重照到世界的時候，我們的一切亟待復興。我們將需要大量的司鐸，因爲有許多司鐸在這回抗戰中是死了。神職班的數量，在戰前才有一點兒蓬勃的氣象，現在却是死沉沉了，將來的困難正多着呢。這決不是爲了播種人不盡其力，是因爲土地荒瘠啲。你們可曾注意到過天主如何使萬物長發嗎？在這個自然界裏，無論動物植物，它們的孳生力，生長力，是極旺盛的，簡直可用無窮兩字來形容，而天災人禍，時時碍阻它們的生產。聖召也是如此，聖召的種子落在大衆人底靈魂上，可是落到在昏

迷人，忘恩人，大罪人的靈魂上，它死了。而慣常是給父母弄死的，因為有許多做父母的，沒有知道自己兒女有聖召，就不去保護它，或是不願意去知道，或是知道了故意去戕害它。有一天，這許多因了不走天主所指定的道途，而沒有成聖的靈魂，要起來指摘他們的父母，因為他們的父母，殘殺了他們。啊，孩子們！青年們！你們有具有公教真精神的父母，無論什麼時光，無論什麼地方，要是你們聽得了天主底叫喚，千萬不要掉轉了頭不答應。就是你們從小就有聖召，現在才答應，也來得及。不錯，修道的路上困難重重，當然不是你們的兩只腳能够安然跨過的。到底，你們的領袖會援助你們，他具有不可思議的權力，一切困難有了他都可迎刃而解。就是你們現在還沒有聖召的，你們也該沉想沉想這一個聖召。它是多美啊！因為它是無情的，它叫人去救人的靈魂，它也叫人去拯救國家，法國的得救，也要看神父的多少，因為當神父的，只找尋天主，只愛慕天主。」

安娜坐得筆直，她不時的把蓬衣拉拉平直，怕不要把裏面的襠裙弄皺了。琪爾達聽了神父底道理，低了頭，一字眉的望着腳邊的地面。去追憶他以前聽得

的喚聲，他記得在他十歲的那年上，他聽得了一個聲音，一個清晰的聲音：「你要做我司祭。」他記得有一天領了聖體後，在柴間裏，手裏拿着一把鋼叉，猛烈的身心感到異樣的愉快。事後他沒有告訴父親；爸的一面，也萬想不到自己兒子會想修道；只有媽，他在她床邊，曾經透露過口風。琪爾達胆子小，他不敢把這番心境報告給神父知道，直到過了好多時，才在神父跟前吐露了真情，可是歲月荏苒，一剎眼已有好幾個年頭了，是不是這就是他的過失？他已長得大大的，已經替父親牽牛荷鋤了，要叫他拋棄家鄉，上伯老哀曼 Ploëmel 城，或是聖女亞納城裏的修院去讀書，如何做得到？經濟問題，如何解決？家裏也並不怎樣有錢，實在而論：這個「你要做我司祭」的喚聲，也太不顧到這個鄉野孩子底環境了。他還記得：當時時候身心感到愉快的一剎那，他知覺到他所思念的，並不是痴思妄想，並不是一種空洞的幻覺。這意思來到他心裏，是突然的，叫他不能不接受，因為他實實的知覺得，當他心裏起這個意思的時候，他的理知清明如鏡，他的認識力，他的判斷力，並沒有受到外界或成見的應響。

神父走下講台，教友們和着琴聲咏唱信經，琪爾達呆楞楞的拉開了回憶的心幕，他省察過去的種種。他怕。「不，我並沒有掉了頭不聽這個喚聲，我只是怪它要我做的，是我做不到的事。恐怕我的過失。是我沒有順從，是我沒有把這個意思告訴神父，的確，除了母親之外，我沒有告訴過旁人，而且母親也跟我一樣，關於聖召問題是個門外漢。我會巴望天主再在我心裏喚一聲，我等着。我從沒有忘記了天主底喚聲，現在我已到情竇初開的年齡，我知道有一個人在愛我。」

他抬起了頭，朝聖堂正廳裏漂了一眼，在兩頂本地氈帽中間，他瞧見了安娜一張白亮的臉孔。她昂起了頭，很嚴肅地唱信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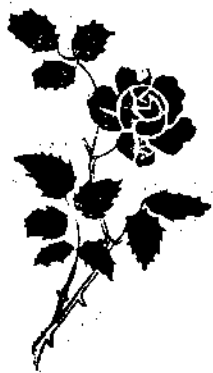
「我也很愛她，我兩個一定配得上。……到底我每一回想起她，我便憶起了我心裏的那個喚聲。一憶起了，我就怕跟她在一塊廝混；爲的！怕幹出不該做的事情來；到底，一方面，如要叫我再去讀書，我的年紀也不小了，而且我現在又快要上線去。」

我看還是不要去理她，不理她會叫她難過，到底比了叫天主難過好得多，只有八天我就要走了，

要是打完了仗，我仍得回來的話，就是我再見到了那間柴間和幕齊拉聖堂，我看那時我不會再想當神父了。爸要給我說：「兒，你該討房媳婦了。」我就給他道：「我就討安娜好了。」我還要跟安娜說：「您快去買頂還要漂亮的氈帽來，再買一塊雪白的大手巾，您的襠裙要是還很新，——我知道她一定會藏得好的——別管它過時不過時，在您當新娘的一天穿在身上。」

我猜到她心急了，她爲了我買這件襠裙的，她爲叫我喜歡在幕齊拉城買了這件最漂亮最貴的……過一會……」

一下鈴聲打斷了他的思緒，神父舉起聖體，他憂心鬱結的低倒了頭，直到彌撒完結，他再也不敢抬頭望一望那個在堂正廳裏虔誠地祈禱的美姑娘。





庇護十一世傳

幼偉

第九章 教廷駐波大使

復興起來的波蘭，仍舊是個熱心的公教國家：開宗明義，她的建國大綱的第一句話是：「感謝全能全知的天主，把我們波蘭人民，從一世紀半的亡國生活下拯救了出來……」

新國會成立的一天，（一九一九年二月九日）在華沙聖若望大堂裏，舉行天禮彌撒，作為國會開幕典禮。華沙總主教加高斯基主祭，大總統畢蘇斯基率領全體議員參加。在正祭台附近的一個特設的座位上，我們可以找到宗座巡閱使辣底主教。

同年七月三日，本篤十五世擢陞辣底氏為宗座駐波大使；并在雷邦德 Lepante 總主教的街頭下，予以

實權主教職位。十九日，辣底主教由夏西拿將軍陪同，向畢蘇斯基大總統，遞呈國書。

十月二十八日，聖西滿達陡宗徒瞻禮，辣底大使受聖為主教；大總統以下，政界各要人，都來與禮，真盛極一時。這個日期，為我們中華公教，更是足紀念的一天：因為七年後的這天，（一九廿六年）不是我們六位國籍主教的誕辰麼？庇護十一世曾說過：「我願意在十月二十八日祝聖他們，因為我也是在這一天上受祝聖的。」

然而不幸的很，大使方才上任，波蘭德國間，便發生了一個難題：西來全亞 *Silesia* 爭端。西來全亞的教務，為了政治問題，也就發生困難。羅馬教廷認為：辣底主教是當時排難解紛的最適當人物，因即下令，派他為西來全亞臨時代牧。辣底主教到任觀察以後，發出一通德波兩種文字的公函，勸兩國的神職界和信友，勿因政治問題而發生不和；一切當尚公教的博愛精神，互相諒解，互相友愛；可是他竟因此而受到一種冤屈。本來他很容易馬上向教廷自白，然而他寧可自受委屈，不願使冤屈他的人受損害。并且他明知西來全亞問題在全民投票之後，必能完全解決；

而自己所受的冤屈，將來定能大白於天下。果然不多幾時，教廷便明瞭了事實的真相；因此益加器重他。

新興波蘭的經濟情形，是極可憐的。慘酷的戰爭，幾吸盡了波蘭的財源。教廷大使竭力向各方呼援，但是各國皆在同病相憐的狀態中，自顧不及，怎樣有餘力？祇有羅馬教宗，因辣底主教的請求，慨然捐贈巨款，並贈贈美國棉布數千疋，寒衣二十大箱。該項救濟品，由各區主教分施貧民。在華沙本城，則由大使親手主持；主教四出巡視，按需要的大小，定施捨的多少。同時又予以精神上的慰藉，且竭力使貧民明瞭教宗的恩德，而以祈禱來報謝他。當時辣底主教，兼任芬蘭，立陶宛等國的宗座巡閱使之職。那兒的教務，更形棘手，尤其是在烏克蘭。實在問題的複雜，足使一般人望洋興嘆。到底辣底主教竟能在亂麻中，找出線索，一一妥為解決。

大使的最大成功，就是教廷和波蘭條約的訂結。這條約被稱為教廷和各國所訂的條約中最優惠的。

★ ★

一九二十年夏，波蘭遭受了一次最嚴重的打擊，

幾至國祚中斷；原來當時方才脫了帝俄和匈牙利人勢力，而獨立的烏克蘭，又受了赤俄的侵擾。基和被佔之後，烏克蘭人乞助於波蘭；畢蘇斯基率領大軍往援，就把紅軍擊潰。敗後的紅軍，誓必復仇，當調派大隊精銳來犯；波蘭敗績，基和重復淪陷；紅軍長驅直入，兵臨華沙城下。八月十日，紅軍已進佔味斯多拉；華沙市民相率退遷，各國使節也都離開華沙；祇有教廷大使，坐鎮華沙，毫無去意：這實在是使華沙軍民最感興奮的。

一方面波蘭政府，乞援於法國；法政府特派名將魏剛前往協助。事後，魏將軍常喜歡稱道教廷大使，辣底主教的鎮靜態度。他說：「辣底主教的鎮靜，超過一衆波蘭人；他的勝利信念，也超過一衆波蘭人。一他在華沙鼓勵着軍民，竟可稱為波蘭的邁爾西愛樞機。事先一派悲觀的波蘭人說過：「天主太高，法國太遠，誰來救我們呢？」現在波蘭軍民已開始樂觀了；他們在辣底主教的身上，見到天主的代表；在魏剛將軍身上，見到法國的代表；所以他們的勝利信念也日益堅決了。

八月十四日的晚上，魏剛將軍給辣底主教說：「

一切都預備好了，現在我們所需要的祇是祈禱……」翌晨，天主果然伸手拯救了公教的波蘭，使集中於華沙城外的紅軍吃了一個大敗仗。幾天之後，紅軍就悉數退出波蘭，赤俄政府甚至被迫割地求和。波蘭是得救了，亦可說全歐洲脫免了一個大危機：因為波蘭的滅亡，可使全歐各國有赤化的危險。

辣底主教在此次華沙解圍大戰中，顯然是一支精神上的大石柱。如果當時辣底主教同別的大使，一般地退出華沙，那末華沙的軍民，必定因悲觀而失去自信力；或許不待魏剛將軍的來到，紅軍早已進佔了華沙城。

故此，事後波蘭政府亦極端稱頌辣底主教的功績：譽為華沙城的保護者。Defensor Civitatis 十年之後，波蘭第一位樞機主教福龍特 Hlond 提及此事，曾這般說着：「從來沒有一位教宗，曾和波蘭人民發生過這般密切關係的；從來沒有過一個外國人，對波蘭的國運，曾有這般偉大功績的。將來的歷史家，永不能忘掉波蘭國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就是當今大教宗庇護十一世對於波蘭民族，和波蘭教會復興所建的不朽功績。」

編輯室

江 秋

寫庇護十一世傳的幼偉君，已於二月二十四日，在羅馬傳信部部長，庇翁第樞機主持的隆重典禮下，晉授司鐸了：編者敬以滿貯感念的熱忱，向他表示賀意。按新神父，江蘇上海人，姓周，字潛良，聖名奧斯定，今年二十八歲。民國二十四年秋出國，進羅馬傳信大學，攻讀神哲學。今夏畢業後，大約還當留歐或留美數年，再求深造。

本期的讀者，念到宗會紀律，大概要這樣問吧：爲什麼王昌社神父，這回沒有寫呢？他近來氣體違和，右眼角上腫痛；現在雖已較好，但仍未能復原。希望閱報諸君，多爲他的健康祈求。編者這次硬把「信友公同的趨向」插入，難免有些紊亂線索，請讀者原諒。

「我靈讚頌吾主」的譯者，張孝松修士，將在我們的特大號裏，發表一篇文情並茂的創作：愛情的三部曲，都一萬字；編者樂於先爲介紹。

聖心報一萬份運動，編者還希望我公教的智識階級，盡力予以推行，俾得早日達到目的。



十字旗與十字旗

魯意譯

一 俾麥斯與希特勒

講起現在德國聖教遭到的困苦，便會連想到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的德國教難：當時俾麥斯的傲惡兇暴，味道斯與斯高勃肋的奮勇反抗，都歷歷還在我們目前。這一切已全過去，成爲歷史上的事實。現在從表面上看來，德國當局並沒有立什麼顯明反對聖教的律法，但是德意志全國的公教學校，一座一座的被迫停辦；一切公教報紙不是被封閉，便由國社黨人接手；主教已不能和屬下司鐸信友們來往；教廷和德國教會的關係，已完全隔絕。天主教本來有的許多興旺發達的團體已被摧毀；天主教的道理與神長們，受到無數攻擊侮辱。聖教會在種種陰謀詭計之下，覺到大部份

的青年，已走入國社黨人的旗下；他們脫離了家庭，背叛了聖教，向着新式外教主義猛進。

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俾麥斯另外向天主教的領袖——主教團——宣戰，事前，他立了一條新法，把耶穌會與別的由他產生出來的團體逐出，以削弱主教們的勢力。他乘了戰勝後的餘威，實行他的主謀。當時有一著名的誓反教徒曾忠告他道：「征服普世的，究竟是有國家的茹比歹爾邪神，還是超然的耶穌基督呢？」俾麥斯置之不顧，獨斷獨行，捉住了許多主教神父投入監牢。當下教友們便一致團結，經歷了多年的艱難壓迫，再抬起頭來反抗；強硬的政府不得不表示讓步。一千八百八十一年，脫萊物城的主教高路公的祝聖典禮，實在是公教的大勝利。各地公教人士集合在高本止，向他歡呼，求他降福，俾麥斯自承失敗了！

俾麥斯的失敗是希特勒的前車之鑒，希特勒的慾望比俾麥斯的大，到底他採用的手段謹慎得多。他知道不先破壞教友陣線而想攻打主教是自討苦吃，是癡狂，所以數年來他專心致志，用盡方法，暗下幹這件惡事。在他的陰謀詭計之下，聖教會的一切勢力：學校呀，修會呀，別的組織呀，一一被他摧殘；同時他

又設立了一個特務機關，捏造事實，破壞修士修女們的名譽。另外他拿國家做唯一的真神，當作人民信仰的對象，要求青年們準備着爲國家犧牲一切，運用這個目標，鉤引青年叛離真教，只顧目前，開倒車，退到二千年前祖先們走的路上去。

一九三三年國社黨人獲得了政權以後，便實行他們惡毒的計劃；一九三五年後，更是變本加厲。以前希特勒需要公教人士的贊助時，曾和羅馬教廷成立了一種協定，尊重教會主權與信衆的自由權；表面上希特勒沒有把協定公然撕毀，但是事實上，却完全相反。現在我們根據了極可靠的證據，畧述希氏仇教所採用的毒辣手段。

二 封閉公教學校

封閉公教學校，是國社黨人第一要務，日爾曼全國有許多私立學校，政府在協定上明明允下保護的。一九三六年大學中學的女生共有七萬三千〇三名，在公教學校內讀書的有四萬零四百廿一人。國社黨人先出令禁止修女們管理學校，這樣一來，就有一百八十四座女子學校被封閉，一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名女生落

入他們手中。別的教友們開設的學校，也逐漸遭到同樣的命運：補助費停發了，公務機關的職員們的女兒不進入私立學校了，私立學校該繳納大量的稅了……層層打擊之下，一切私立女子學校都不得不關門。

公教男子學校當然不能例外：起初不許修士們教書，繼而把主教區的大小修院都封閉。政府當局還出口聲聲說一視同仁，公平處理，並不故意苛刻一方。只有一超然派的記者敢說：「政府此舉不照法律，」公教報紙中，誰能發表抗議的話？任憑政府一步一步地封閉公教學校，譬如德國東部某大公學的校長於一九三八年復活瞻禮後接到教育局的命令，該於十五天後停辦最高與最低的兩班。家長教員明明知道：別的班次早晚要遭到同樣的命運的，可是學生們仍繼續來校，上到最後一課。

當時德國主教團已料到公教小學不久也要遭到封閉的，就要求公教民衆開大會投票解決。國社黨人立即成立了特別宣傳部，煽動民衆，擁護國家專有教育權；他們召集民衆開了八十次大會，利用無線電播音，盡力宣傳，派遣小學教員往學生家內遊說，威脅那些反對的人。總之，一切陰險狡詐的手段，無一

不用，就如搶薩爾，併奧國的一樣。在主教領導下的選舉，百分之百贊成教育自由；在國社黨人嚴密監視下的選舉，半數以上要求國家專有教育權。這樣一來，政府便下令自一九三八年起到一九四〇年止，一衆公教學校都該停辦。

現在只存教理課了！協定第廿一條明明寫着，教理是校中必要課目之一。希特勒怎肯容忍呢？本來小學中的古史與聖教史是先生教授的。不久，國社黨人暗令小學教員拒教，因為這課目帶有濃厚的猶太色彩。大學中學的教理是司鐸們教的，國社黨人先把授課的鐘點減少，繼而宣佈凡不肯絕對信仰政府的司鐸不算合格的教授，這樣，單單洛登堡教區就有二百五十位神父不能去授課。國社黨人又規定兒童一滿了十四歲，父母便不能勉強他們聽要理。末了，一九三八年，大中學的教理課給教育部下令取消了。小學內上教理課時，有國社黨人來灌輸納粹主義。

主教們沒法，只有在堂內教授要理，那知政府反說這是越規的，和存心不良的舉動，把神父們趕出堂口。

三 毒化青年

國社黨人搶去了公教學校以後，心下並不滿足，他們再進一步，要利用學校反對聖教。德國青年不但該脫離聖教，還當仇視惱恨聖教哩！

他們拿新式外教主義的標語代替聖教會的經文。教科書呀，課題呀，攻試資料呀，全被這種思想支配着：譬如某次攻試的題目是：「爲什麼緣故聖教會是危害民族的？」

希特勒爲培植基本黨員所開設的學校是明明反對基多的——本不容說得——課程內自然沒有教理的位置。學校當局也想出種種方法不讓學生們赴堂參與彌撒。這類學校，以及師範學校，集中營等完全信仰羅忍倍的主義。當教員的不但當受特種訓練，還該加入反基多的國社黨教師聯合大會呢！

希特勒不但培植基本黨員是這樣的，一切訓練德國青年的組織集團，都採用同樣的方式。

軍訓時，學生們出外一例當穿制服，同時也有一道命令，絕對禁止穿軍服的走進聖堂。這樣一般青年在軍訓時期，委實沒法赴堂參與禮節了。執政當局又

把公民大會，遊行會，名人演講會，公共慶祝會等都放於主日彌撒，晚課經的時間，這些集會，凡屬教友都該參加，請問在這樣環境之下，有幾多教友能够盡好教友的本分呢？不錯，有許多熱心教友，不顧一切，仍是照常進堂，到底他們不單受盡同伴的嘲笑，還要受官長的責斥，有時，被記大過，當作不良份子受罰哩！

請想每一個兒童，從小脫離了宗教家庭的勢力，一日不斷地受到這樣的訓練，那末到了成年，將變成怎樣的人物呢？德國青年遭到的危險真可怕呀！

最可怕的不是國社黨人的反基多宣傳，倒他們的青年灌輸的新式的外教主義呀！一切本性的能力，突破了宗教的束縛，全向着野蠻兇暴的路上，狂奔前進。德國青年受到極端嚴格的訓練之後，肯爲主義犧牲一切，可是他們一天做似一天，自尊自大，目空一切。自然他們不肯再進堂，在天主面前跪着祈禱了。他們以爲這是恥辱，不是大丈夫做的，無怪乎國社黨人要擾亂堂中秩序，毆打主教時，常有許多自告奮勇的青年。

既然兒童自幼就落到國社黨人的手中，家庭沒有

能力反抗這毒化政策的了！聖教會想挺身抵抗，到底國社黨人早已料到，預先佈置了許多陰謀詭計，聖教會步步失敗。

四 離間政策

一九三七年後的教宗上諭，德國當局一概不准發表。承印教宗庇護十一世「現在德國的聖教概況」通牒的十二座印刷所，全被封閉。同時有不少聖教雜誌，被迫停刊，編輯與發行人捉入監牢。後來，連印一九三七年前的教宗上諭的，也受到警察局嚴重的處罰。

主教的牧函也受到同樣的命運，一九三五年後，敢印刷，敢發行的就是不良份子，捉進牢獄。

後來講道時也不准宣佈這類牧函了。屢次見到剛毅的本堂神父，正在誦讀主教訓示時，警察們大批光臨，不但禮節因此中斷，神父再該繳納罰金，或去坐監。

教宗主教司鐸們既受到這般看待，當然也不能自由講道了。但是協定第五條上明明寫着：「聖教神長們施行神權時，當如公務人員，一般受到保護。」現

在當局非但不保護他們，反監視仇恨他們。神父講道時，常有警察出席傍聽；一聽到：「原罪凶惡，人性變壞，」「生產困難，」「照協定，聖教有應享的權利，」等道理時，便老實不客氣，把神父捉去坐監。有時因為講道的神父勢力較大，當場雖不敢動手，怕激動衆怒，但他的名字已錄在記過冊上。他若往別處講道，那處的本堂神父便受到嚴重警告，因為請了一不良份子來啦！

國社黨人猜疑仇視聖教會的心思實在深重：德國主教曾共同刊印了一本教理問答，因了幾段文字，被內政部下令禁止。現在抄錄幾節國社黨人不滿意的問答在下面。

第十七問：「猶太人最大的光榮是什麼？」

答：「猶太人最大的光榮，是救世主的誕生，因為基多自己說過：救贖是從猶太人一方來的。」

第廿三問：「爲什麼緣故，聖教會內部仍有許多人犯大罪呢？」

答：「聖教會內仍有許多人犯大罪，因為教友們不完全服從聖教會的教訓，也不

肯照着實行。該當知道聖教會的子女犯的罪惡，重傷她的心，遠遠超過外面的仇人呢，并且大大地阻當她的發展。壞表樣固然是免不了的，但立壞表樣的是有禍患的。」

第廿八問：「沒有謙遜的人缺少什麼？」

答：「沒有謙遜的人缺少愛慕真理和剛毅的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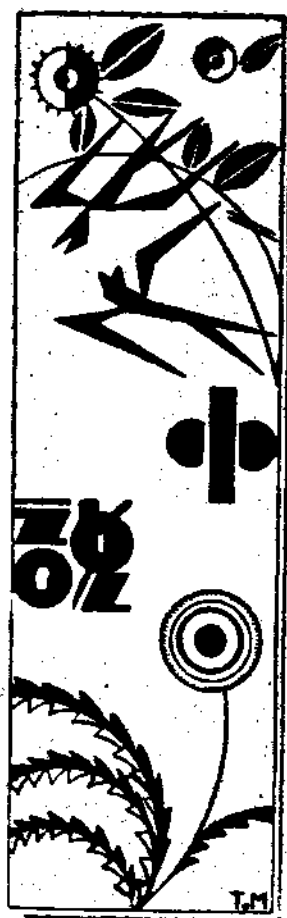
第卅四問：「誰有我們身體和健康的最高權？」

答：「只有天主。」

因了這幾條，內政部部长就判定，該問答和國家所抱態度不合，學校不准採用。

從上面幾件事實看來，德國聖教所處的地位已可想而知了！神長們在當局嚴密監視之下，絕對不能發表什麼言論，也不能開導指引警告心愛的子女。





小黑人

天明

「XY，XY，XY，XY，」一陣嬰孩呱呱墮地的哭聲，衝破了破草屋裏緊張的空氣，一個老婦人，揪着嘴，探出頭來，向坐在棕樹下搓繩子的一個少年說：「喂！列浦，她又生了一個肥胖可愛的孩子。」她眯着老眼，滿望這個喜訊，至少能使他臉上，浮着一絲笑意。誰知道，列浦似乎不曾聽見，依然沉着工作。失望的老婦人，只得縮回頭去。

不一會，列浦丟了手裏尚未搓到頭的繩子，霍地站了起來，在屋子前打旋子，還不時地抓頭摸耳，長噓短嘆；着他的樣子非常煩惱。

久許，他沉重地嘆出一口氣，咕噥着說：「又來了這末一個只會張着嘴巴吃的小東西！孩子，孩子，

已有了五個了！要他多來作什麼？還是趁小丟了他吧！」

他箭直走進草棚，四道兇狠的眼光，注射在入世未滿一小時的孩子的臉上。他是一個正式的小岡果：葶薺色的皮膚，光亮滋潤，血紅而蹺得有樣的嘴唇，一對黑白分明的眸子，一個適合標準的岡果小鼻子。他生得七分像父，三分肖母。本來，這末的一個孩子，該得到父母的疼愛；可是，不幸的他，竟只引起了父母的厭惡。

「丟了吧！我實在不能再加上一口的負擔了！」列浦對他的妻子說。

「好吧，你去丟吧！沒飯吃，還是趁小丟的好！」他的妻子毫無母性地說。

列浦從妻子手中接過孩子，移步向外走；孩子在列浦的手肩間，「XY，XY，XY，XY，」地又哭了起來，好像已料到他的惡運。老婦人蹲在屋角裏，抹着淚，嗚咽着說：「這兩個口子，倒是一對硬心人，活活的親生骨肉，這末不在乎地丟棄。」但她爲了也吃着兒子的閒飯，祇好做隻寒蟬，免得討沒趣。

列浦移着闊大的步子，走出村莊，繞過叢林，就

把孩子放在土墩前一條人行道的旁邊。他想：也許有善士會將他抱去的。然後，他似釋了重担，踏着原路回家去了。

列浦跨進家門，老婦人仍蹲在屋角裏。「真的丟了嗎？我瞧這孩子比以上五個更好，你丟在那裏？三天後，要他不被野貨銜去，不給行人抱去而仍活着的話，那我就得抱回他來：你們不要，我要的；我要設法養活他。」她不等列浦插嘴，一連貫地說下了這堆話。

列浦白瞪着眼，譏笑地說：「要是三天後他仍躺在土墩後的大道旁，你去抱回來好了，不過於我無涉。我始終不願養他。」說着仍坐到棕樹下去搓繩。

當夜，朦朧的月色中，一條黑影慢慢地踱出村子去，橫過樹林，爬上土墩。那個躺在道旁的小黑人，扯了幾扯小脖子，划了幾划小手兒，覺得有樣東西觸動他。就不管三七廿一，拉開了嗓子，「××××××，××××××，」又大奏他的音樂了。

他正在使勁的當兒，忽然覺得一個軟軟的東西，塞進他的嘴裏來，他就運用他的小舌兒，拚命地吮，源源而來的糖漿，經過他的咽喉，流進他的小肚子

裏。他覺得一雙溫柔的手，把他搬走了。

第三天的早上，老婦人對他的兒子列浦說：「我要去看看那丟了的孩子哩。」

「你去好了；若在那裏，則抱回來；要是沒了，你別煩惱。」列浦估定孩子一定不會仍在那兒的。

老婦人捧着孩子搖搖擺擺地回來了。列浦同他的妻子的臉色都起了變化。

「真奇怪，三天沒得吃至少得餓死，怎的還活着。」列浦的妻子說。

「奇怪什麼，左右不過是老太婆使的鬼。」列浦回答說。

「那我們怎麼好呢？」列浦的妻子又問。

「還有什麼，我已說過：一切我們不負責，讓她去養他。我們只做沒生過這孩子就完了。」列浦說。

等老婦人跨進家門，她的兒子媳婦早已躲去了。晚上，孩子××××××，地哭。列浦生氣說：「五個孩子已吵得够了。還來一個哭哭啼啼的，誰要他的，就帶他睡到外邊去。」老婦人，耐着氣，帶着孩子睡到外邊的涼棚裏去。

這孩子在老祖母有一餐沒一餐難得飽食的扶養

下，居然也長到四歲了。一天晚上，他的老祖母忽然抱住了他，眼中滴着一顆顆黃豆大淚，給他說了許多他不很懂得的話；接着她鬆了手，發出一陣極痛苦的呻吟聲，倒斃地上。他也不作聲，仍靜悄悄躺在她的身邊。

第二天早上，一張開眼，他就喚着祖母，可是他總聽不到祖母的回聲。他再舉手去摸摸祖母的臉，一股澈骨的冷氣，使他縮回手來。他爬了起來：哭着，叫着，可是他的長眠去的祖母，終不理睬他。

他失去了祖母，也就失去了有一餐沒一餐的糧食，也就失去了藉蔽風雨的涼棚。他就開始他的流浪生活。

日晒夜露的他，皮膚黝黑得像教室裏的黑板；蓬頭垢臉，活像一個小黑鬼。天上沒有餓殺鳥，地上沒有餓殺人，小黑鬼又抵抗了三年。

有一天，他在強烈的陽光下踉蹌奔來，很覺疲乏，就躺在一條岸溝裏。傍晚時分，有位神父打這裏經過。小黑鬼聽到脚步声，仰起頭來向他一瞧。正巧這位神父也正注視着他：見他這鬼也似的模樣兒，不覺微微一笑，走了過去。

誰知這一笑，竟給與這小黑鬼無限的高興。他且送着這位碧眼兒，覺得他和善可親。自從他的祖母死了以後，這樣的笑容，竟是第一遭享見。

第二天清晨，小黑鬼依舊躺在岸溝裏：他不時抬起頭來，向着昨天那位向他笑的人的去處望着。好一會兒，遠遠地一個黑衣人走近過來了：小黑人快樂地鵪候着。

神父走過時，仍慈祥地對小黑人微笑。小黑人的快樂，更甚於昨天。從此一天兩次，小黑人瞻仰這位神父的笑容。他除了饑餓時跑開去找東西吃外，其餘的時間，都消磨在期待這笑容的來臨中。這個笑容簡直解除了他一切的苦痛，連饑餓他也不很覺得了。

一個晚上，那位神父在神業裏，忽然記起他好多天來所見的小黑炭；他同時聯想到別的他本來無家可歸的窮孩子，就想設立一個育嬰堂。次日他就把此意稟明長上，長上竟大加鼓勵。

這一天，神父出門時，特地帶了一位翻譯員。他們在原處又找到了那個小黑鬼。「也許他是一個棄兒吧！」翻譯員給神父說。

「回來時我們且問他一個仔細。」神父說。

烈火般的太陽，晒得大地都起了圪。一陣風來，塵土飛揚得令人睜不開眼。小黑人伏在岸溝裏，幾乎被塵土掩沒。

「小弟弟，你的家在那裏，爲什麼天天蹲在這兒？」傍晚陪神父一同回來的翻譯員問小黑鬼說。

「我沒有家，這兒就是我的家。」小黑人四顧徬徨，吃吃地回答。

「那末，你吃些什麼活命呢！」翻譯員又問。

「我，我吃這裏的草，那邊樹上的叶，和田野裏的菜。」他指手劃腳地說。

「你真高興跟這位神父去嗎？」翻譯員又問。

「跟他去？那真好極了。我天天看到他慈祥的笑容，我高興得連饑餓也少感到了三分。」他跳跳蹦蹦地說。

翻譯員把此番話，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神父。神父即刻帶着他一同回堂。這小黑人，就成爲該教區第一所有嬰堂的基奠。

兩個月後，小黑人已學會了聖教要理；神父就給他付聖洗，取名叫小多默；以後人們都稱他小多默。

小多默在堂裏做事非常勤謹，爲人又和氣，又誠

實；有時跟着神父出去，竟能居中翻譯，好幾次，爲了他幾句真切的話，感動了幾個頑梗的土人。

一年後的聖誕節前夕，一艘法國郵船，駛抵碼頭。八個水手扛着兩個大箱籠，送到堂裏來。神父接收之下，就吩咐他的三十來個孤兒，來領取他們的聖誕禮物。神父開箱時，給他們說：「我告訴你，這是我的一個親戚從法國寄來的，你們看：這幟木刻的聖母抱耶穌像好不好？這隻箱子裏的許多卡其布的小襪子是爲你們的。」原來岡果土人是從來沒有襪子穿的，他們只在臍下繫着一塊布，他們視襪子爲珍寶。

當這些小黑人看見了這美麗慈祥的聖母像，又看見了這許多小襪子，都快樂得手舞足蹈起來。神父吩咐人家先把聖母像，供在祭台中央；再把小襪子分給他們：每人一條。最後神父對他們說：「孩子們，記好：今夜小耶穌要誕生了，你們要好好的預備。你們今夜都要穿着褲子進堂。這是小耶穌賞給你們的，你們要珍惜它，不要把它弄髒。」

「神父，我們都要照你的話去做。」孩子們同聲回答。

「好！那末，你們拜了聖體出堂去吧！」神父又

給他們說。

清朝齊整的經聲幽揚地响了一陣子，接着堂門口走出一隊小黑人，他們漆黑的肩上，都揹一條潔白的小椅子，魚貫地走入靠左的一所屋子裏去。

鐘——鐘——打過了飯鐘，許多小黑人大家一起進餐，他們吃完了晚飯，都跑進臥室，不約而同地把小椅子，仔細觀賞着，小多默却把小椅子放在一邊，上坑安息。

蒼碧的天空裏，掛上一個圓大光亮的玉盤。神父吃過晚飯，在屋子前的一條甬道上，踱來踱去，捻着念珠念玫瑰經，忽聽見「呀呀」的開門聲，他就停住脚步，向那黑洞洞的門口處注望着。

一個短小的黑影，從左邊屋子裏出來，奔入聖堂。神父覺得奇怪，就偷進堂門，跪在堂角裏瞧着。聖體燈的光裏，他看見一個小黑人，步上祭台，仰起了小脖子，向那新供上的聖母像呆望。一會子，他走進更衣所，搬出一隻小凳子，放在祭台階上，輕輕爬上祭台，把小白椅子，撐開袴腰，向小耶穌裸着的雙腳套去。

一個不當心，身子失掉重心，他就翻了下來。跪

在堂角裏的神父，吃了兩個半嚇，不由得站起身來，移步過去看個究竟。

「喔！小多默！原來是你，你在這兒做什麼？」慈祥的神父問。

「我，我想把這小椅子送給小耶穌穿。」小多默低聲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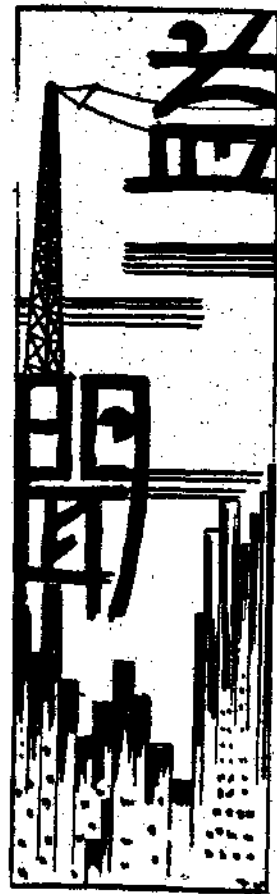
「爲什麼你要把這椅子送給小耶穌呢？」神父又問。

「神父，你不是給我們說過嗎，有了好的東西，先當獻給天主。我想：我沒有比這椅子更好的東西了；現在小耶穌也正裸着，所以我就想送給他穿。」天真爛漫的小多默說。

「好小子，你的好心，小耶穌定已接受了。這是木刻的聖像，用不到你的椅子；拿你椅子，睡覺去吧！」神父感動地對他說。

小多默閃動着兩顆黑白分明的眼珠，拉開了血紅的嘴唇，趕緊回到臥室裏去了。

廿五年後，這所育嬰堂裏，張燈結彩，歡迎一位在羅馬新晉鐸品的神學博士，原來他就是當日的小多默。



現教宗之兩方紀念碑

去年十二月九日，羅馬聖母大堂舉行兩方紀念碑之揭幕禮，其一為紀念當今教宗於一八九九年四月一日晉鐸品後，在該大堂舉行首次聖祭，其一則為紀念一九三九年在教宗御臨下所舉行之教宗晉鐸四十年週年彌撒大典。

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總主教近被委為編纂傳教大辭典之大任，內容是專注於傳教事業之文字，編纂委員，計有信德通訊社，傳信部圖書保管員，傳信大學教授，傳教學術會及拉特朗博物院職員云。

教廷編製傳教大辭典

北平宗座傳教事業善會全國秘書處消息：各該善會之重整計劃，現正努力進行，各教區探詢重整劃之函件，絡繹不絕，具見關心之熱誠，三善會之

傳教善會重整計劃順利進行

名目：即宗座傳信善會，培植本籍神職班聖伯多祿善會，及神職班傳教聯合善會。

山東濟寧聖言會最近接到羅馬教廷方面報告：該會在華傳教士費司鐸之行傳，已蒙聖禮部於去年十二月十二日例會中正式審查。按費司鐸曾輔佐該區代牧安主教創辦一切教務，此其聖德及傳教熱心，在二十五年中，倍著顯功。費司鐸逝世於一九〇八年，但其聖德行蹟，至今猶紀念於信友心中云。

中國傳教士進行列品

澳門出版公教週刊，本年出版中文公教週刊一種，定名醒心週報，由嚴紹漁司鐸主編，目的在宣傳公教信仰，講解公教道理云。

澳門出版公教週刊

全國公教出版華文書籍總目，本書包括全國公教過去出版之一切書籍，共分八十餘種，書名用中文，辣丁文，英文，法文四種文字標明，並附辣丁文介紹，及作者譯者姓名，出版年月，地點，版本形式，發售處及價目等。末附作者姓氏錄及書目錄各一種，以便檢查，誠我國公教學術界之一大貢獻也。售價港幣一元。

全國公教出版華文書籍總目

（節錄龍光社）

彌撒經譯本已出第四版

彌撒經譯本出版以來，頗蒙教內各方之歡迎，致絕版者三。近已決定作第四次之再版，且內容更加充實，插圖亦增多。該書定名「羅瑪彌撒經本」，為聖母會修士譯成中文，售價，軟皮精裝每本一元四角。購買地點為一北京阜城門外石門聖母會，或上海南潯路聖芳濟校。

（節錄龍光社）

澳門主教昇任印度宗主教

羅瑪觀察報最近發表：管理澳門教務垂二十年之高仕達主教，現擢昇為印度果阿總主教，加授印度名譽宗主教銜。按高主教葡萄牙籍，一九〇三年來澳門，同年七月昇神品，一九二〇年昇澳門主教。澳門為中國惟一之本主教區，包括廣東之一部，第點爾島及馬來半島教會口。高主教接任以來，教務蒸蒸日上，信友及本籍司鐸之增加，聖堂及公教機關之創設，頗著勳績云。

（節錄龍光社）

聖沙勿魯四百週年

本年四月七日，乃聖方濟各沙勿魯由里斯本起身赴印度傳教之第四百週年。按聖人乃赴遠東傳教之第一人，首於一五四二年至印度，一五四四年至錫蘭，翌年赴馬六甲，再翌年至東印度群島，一五四九年赴日本，卒於一五五二年至中國上川島逝世，統計十一年中，化人不下數十萬，詢為遠東之大宗徒矣。

開封新建本篤會修女院

興工一年之開封本篤會修女院，最近即將完工。建築純採中國式樣，可容修女二十四人。該修女會亦為開封國際救濟會會員之一，在過去三年中，對於難民之救助工作，曾與以絕大之貢獻。又聞最近之將來，該會擬設立一座女子小學，專以培植當地之公教女童云。

（節錄龍光社）

新疆教區羣羊無牧

新疆教務自一九二八年委任聖言會傳教士管理後，即成立教區，設總堂於迪化，當由該會遣派教士數人前往，惟是地方民情閉塞，土教勢力龐大，教務進行，十分棘手。一九三九年夏，四位傳教士被捕下獄，餘則被迫回國。現聞被捕之四位教士，業經釋放，然而已無法再入該地傳教云。

（節錄龍光社）

煙台國籍修女發願金慶

煙台聖方濟各瑪利亞修女會於二月二日舉行該會馬修女入會五十年金慶典禮。除教區代牧杜主教

外，來賓與學生前來參加典禮者，頗不乏人，濟濟一堂，盛況空前。按馬修女為山東平度馬家鎮人，為當地國籍修女之第一位發願者，因馬修女之熱心善表，一般青年女子效法而請求入會者，為數甚多云。

○**教友捐助新立會口**○
漢口教區之超路口，乃前年成立之新會口，信友約二十餘家，均極熱心，以會口雖成立，而一切器具尙付缺如，遂共同獻儀百餘元，作為購買跪凳神工架桌子等之用。按此數雖不為鉅，然際此生活困難之秋，該處信友能如是慷慨，實為難能云。

○**留美學生自謀學費**○
中國留美學生以售古玩自謀學費者，實以天津之張本篤君為第一人。張君於一九三八年赴美，入

諾特達聖母大學機械科，因學費籌劃困難，因此售賣古玩餘利維持。初僅售諸本校學生，厥後購者日衆，致不得不設肆以供之。自是張君於上課研究之暇，即以其餘時運售中國古玩玉器，生活頗足自給云。

託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閱者亦請本着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江蘇◎某將出外就職，恐無成就，敬懇祈禱會友，求大聖若瑟轉求耶穌聖心，憐某劣弱，賞賜種種神形要恩，不勝盼企。
上海恭敬大聖若瑟一份子啟

南洋◎小女不守教規者，數年於茲，敬請閱報諸君，修士修女代求耶穌聖心，賜彼早日悔改回頭。馬六甲坡盧祿德拜托

江蘇◎僕急需特恩三則，懇請祈禱會友并閱報諸君，切禱耶穌聖心賜予。上海黃報夏敬托

河北◎僕患神經錯亂已久，仰懇修士修女及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清豐縣某教友敬托本堂王押

江蘇◎家父母及嗣母，以及合宅，熱信異教，仰懇修士修女，祈禱會友及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恩賜早日歸正。海門玫瑰堂黃惠民敬托

河北◎家兄患病將近一年，醫藥罔效，敬懇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賜彼早占勿藥。元氏縣陳味爵托

江西◎僕需要恩二則，仰懇祈禱會友及閱報諸君，代求耶穌聖心賜予。龍南郭紹林敬托

浙江◎僕身患肺病，一載有餘，醫藥罔效，敬懇衆信友，代求仁慈聖母及徐文定公，賜早日痊愈。新昌趙松連敬托

望主賜之永安 ● 近 七 錄 ● 而以永光照之

上海	浦東楊思橋	朱桂良司鐸	瑪弟亞
	唐墓橋	張中仁	方濟各
	湯家巷	周慶華	若瑟
	大涼亭	潘文奇	類思
	青浦杜家巷	朱守田	若瑟
	江秋潭	鄧祥生	若瑟
	奇港村	張冲照	安德肋
	蟠龍	徐唐氏	瑪利亞
	泗涇橫塘	陸金氏	瑪利亞
	吳江同里	梅月英	瑪利亞
	常熟徐灣	徐根壽	達尼老
	罍里村添智塘	秦張氏	瑪利亞
		沈德生	老楞佐
		沈小二	伯多祿
		陸中官	若翰
		沈陸氏	瑪利亞
		沈王氏	瑪利亞
		沈沈氏	瑪利亞
浦南松隱會		張連根	多默
北平			
	後崗		
	方家浜		
	北阮會		
	洋涇會		
	啓東母佑堂		
	安徽順安		
	陳雪良	巴爾多	
	葉大榮	若望	
	陸金甫	瑪弟亞	
	陳書根	瑪爾谷	
	姚良仁	瑪利亞	
	姚德福	伯多祿	
	盛沈氏	瑪弟亞	
	盛掌生	西滿	
	周德裕	瑪弟亞	
	楊保生	若翰	
	阮玉林	路加	
	阮叔益	瑪寶	
	阮福裕	西滿	
	張張氏	瑪利亞	
	朱鳳祥	若翰	
	褚阮氏	方濟加	
	沈陸氏	瑪弟亞	
	陸品之	若瑟	
	尹耕莘	若望	
	君宋氏	瑪利亞	
	王劉氏	瑪利亞	

注意

I. G. Maio
 Ut omnes in vitæ externæ ratione
 majorem sobrietatem præ se ferant.
 I. M. Maio
 Convesio confucianorum.

五月 總意：簡單樸素底生活
 五月 附意：孔道信徒底歸正

凡與祈禱宗會往來之信札文件，請直接函寄上海徐家匯土山灣祈禱宗會總秘書張方司鐸

捐助本報誌謝
 河北蘇縣少林口劉守剛二元

聖心報聖體軍聯合啟事

- 一 凡以傳教區劃賬方式定購聖心報與聖體軍者，中途不得要求減少份數。
- 二 訂閱期滿而不擬續訂者，請預先通知；否則作為繼續訂閱論。
- 三 凡函請調換地址，而不附定單號碼者，恕不照辦。
- 四 郵路不通之地，本館碍難按期寄發，迨郵路暢通後，自當合併寄奉。
- 五 郵路暢通之地，如訂閱者未曾收到本刊，可來信說明，本館當代為檢查，但查得確已寄出，而中途遺失者，則恕不能負補寄之責。
- 六 稿件書信託求謝恩聖心寶藏，請直接寄上海徐滙大修道院聖心報館。
- 七 購買土山灣書籍經本聖像等物者，請直接函寄土山灣。

聖心報

第五十五卷

第四期

民國三十年三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

准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滙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滙
土山灣印書館

目 價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冊
	零售	一冊	一角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一元
	國內郵費在內		
	國外另加郵費一元二角		
	香港澳門郵費四角八分		